

未经删节
唯一全本

知春

十石堂

下部

梁晓声

著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知青

下部

梁晓声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(下部)/梁晓声著.—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2.5
ISBN 978-7-5436-8392-1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593号

书 名 知青(下部)
著 者 梁晓声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兼传真) 68068026
责任编辑 常 红
特约编辑 李九红
编辑助理 刘 迅
装帧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·乔 峰
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10mm×1000mm)
印 张 32.75
字 数 501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392-1
定 价 38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: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0532-68068629

人性先天具有的弱点和缺点，
倘无道德约束，膨胀而且变质，
那么谁都别想在人世间活得好些。
道德乃是为了使绝大多数人都活得好些的社会法则。
归根结底，人类的进步是人性的进步，
人生的提升是人格的提升。
“文革”既反人性也反人格，因而是人类社会的“反动运动”。

第 18 章

没有风。大雪便安然地，静静地飘落着。

哈尔滨郊区某墓园在雪中显得更加寂静。

齐勇站在弟弟的碑前。碑前放着一个苹果、一个梨和几块蛋糕上，落了薄薄的一层雪。

忽然，他听到背后穿着棉鞋踏在雪地上的吱吱声。

转身看去，见是“小地包”在墓碑间走来走去。

他边走边仔细辨认每块墓碑上的字，并没发现齐勇。

“小地包”退行着，一不小心，撞在齐勇身上。他转身看是齐勇，表情一时很不自然。

齐勇：“我以为这么大的雪，就我自己会来这种地方呢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我也这么以为。”

“你为谁来？”

“为你弟。”

齐勇朝弟弟的碑一翘下巴：“就这儿，跟我弟说几句话吧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好吗？”

齐勇点头。

“说什么呀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小地包”凝视着碑，动了几下嘴唇才说出话来：“小弟，对不起。现在我说什么也是晚了。现在我和你哥成了好朋友……”

他看齐勇一眼，齐勇点一下头。

“小地包”脸上淌下泪来：“那现在，你也就是我弟了……弟呀，春节快到了，我给你寄过去些钱、粮票、布票……别记我家人的仇，啊？往后你那边如果缺什么，梦里跟我说也行……”

他蹲下，解开书包，从里面掏出些花花绿绿的纸，打算把它们点着时，却发现没带火柴。他抬头看齐勇。齐勇也在他身旁蹲下，拿过他手中那些纸，那是些画的钱、粮票、布票，而且面额都特大——人民币一万元、粮票一千斤、布票五百尺，还有肉票、豆类副食票。

齐勇：“你画的？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求人画的。画一张五分钱。本来在兵团时，想求沈力给画来着，那时我就决定了，如果探亲假批下来，一定到你弟的碑前来……”

齐勇打断他：“沈力画得肯定比这像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信这些？”

“有时候信，有时候不信，这时候，我挺信。”

齐勇默默掏出火柴，划着。“小地包”拢住火苗。齐勇将那些纸一张张地点燃，那些纸嘶嘶地烧了起来。

齐勇：“一下子寄过去这么多，也不知我弟在那边会不会遭到嫉妒，挨批斗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不会吧，听说人到了那边，回想起这边做的一些错事、坏事，没有不后悔的。”

“但愿吧。”

二人烧完了纸，并肩离开墓园。雪花从天上静静落下来。

“小地包”：“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……”

“讲。”

“那就是，希望有机会救你一命。”

齐勇：“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那次不算。那次究竟谁救谁，是说不清楚的事儿。”

“你就当是你救了我一命，不行吗？”

“我也常这么对自己说，可是不管事儿，那个愿望还是特别的强烈。”

齐勇站住，认真地瞪着“小地包”：“不许你以后再有那种愿望！”

齐勇用力搂了一下“小地包”的肩，二人又并肩向前走去。雪地上留下两行亲密的脚印……

呼啸的列车在黑夜中穿梭。

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，赵天亮和周萍守着他们的大包小包并肩坐在地上。

赵天亮：“如果觉得这儿冷，咱们回座位上去。”

周萍：“不，坐这儿挺好。”

赵天亮：“坐这儿有什么好？”

“跟你说什么话，只有你能听到。”

赵天亮握住了周萍一只手。

一丝甜笑挂上周萍嘴角：“你要是想握我手，我就敢让你随便握着，不怕被别人看到。”

赵天亮不由得轻轻亲吻她的手背。

周萍：“要是坐在座位上，你不敢这样吧？”

赵天亮笑了一下，点头承认。

周萍吻赵天亮脸颊。

赵天亮看她，她眼睛亮亮的，幸福地微笑。

赵天亮：“关于咱俩的事儿，孙敬文给我出过一个主意。想不想听？”

周萍点头。

赵天亮：“他说，我还不如干脆把你娶到七连，那你就成了兵团战士的家属。还说咱俩的家要由我们男一班的知青亲自盖，要盖得高一点儿，开间大一点儿，还要亲自为咱俩围一块自留地。”

赵天亮又扭头看周萍，见周萍也正充满憧憬地注视着他。

周萍催促地：“说呀。”

赵天亮：“他就说了这些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那么决定。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，咱俩都过二十岁了，何况还有班里的那帮哥们儿支持我。”赵天亮一转身，扳住周萍双肩，冲动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周萍却摇了摇头。

赵天亮：“不愿意？撒谎！你刚才那么认真地听我说，证明你心里是愿意的！”

周萍：“我是愿意听你那么说，可是并不愿意你那么决定！”

赵天亮：“其实……你不爱我？”

“很爱。”周萍又在他脸上吻了一下。

赵天亮的双手从她肩上放下了，失望地：“如果我不那么决定，怎么能向你证明我是爱你的？”

周萍：“你已经证明了。再说，我也完全感受到了。这就足够了呀。这已经使我觉得幸福了。”

“可是我要使你早日离开山东屯。”

“可是如果我同意了，你很快就会因为你的决定后悔的。”

赵天亮：“我不会！”

周萍：“你会的。想想吧，那你就不再像一个知识青年了。如果一两年后我生了孩子，你就当爸爸了，你就会每天每月每年都为咱们的小家庭操心不止，劳碌不止。即使你自己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青年，别人也会渐渐不把你当知识青年看待了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！”

“你会很在乎的。你不像我。你成分好，出身好，你以后的人生，也许还有很多机会，我不想拖累你。”

赵天亮：“别说了！”他有些生气了。

周萍：“有些话，我现在必须跟你说明白。你不要把山东屯当成一个火坑，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，不要非要求自己充当一个拯救者。你在山东屯待过些日子的，那里不能算是火坑对吧？那里不止我一个插队知青对吧？那里的老乡从‘解放’前就在那里生活着了对吧？我们这一代人中，绝大多数都是插队知青，而不是什么兵团战士，别人能吃得了的苦、受得

了的累,我相信我也能吃能受。别人能经受的命运,我相信我也能经受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作出牺牲自己利益的决定。”

赵天亮从地上站起来,走到过道另一边的窗子那儿去了。

周萍也站起来走过去,从背后温柔地搂住赵天亮的腰,将下颏放在他肩上。平静地:“我不能那么自私,我不能……”

赵天亮:“那……我们现在这算怎么回事?”

“我们在爱。就目前来说,对于我,有爱已经使我感到很满足了。以后你要常给我写信,有机会了,就常到山东屯去看看我。我因为什么事伤心难过,你要好好安慰我。我不够坚强,软弱的时候,你要善于鼓励我,啊?”

赵天亮分开周萍手臂,缓缓转过身:“你变了。”

周萍嫣然一笑:“我也觉得我变了。”

赵天亮情不自禁地搂紧她,热烈地吻她。

赵天亮和周萍转头,只见一名年轻的列车乘警站在他们旁边,一脸严肃地挥着手。

另一名年轻的列车乘警出现,制止地:“哎哎哎,干什么呢!这是列车,成什么样子!”

赵天亮大窘。

周萍却回头笑道:“如果你肯走开,就没人看见我们在亲吻了。”说罢搂住赵天亮脖子,热情地吻他。

乘警生气地:“我不许……”

这时,女列车长走过来,小声对乘警说:“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,注意力要放在可能是小偷的人身上。”说罢,便轻推着乘警走了。

北京的冬季没有东北那么冷,无雪的天空很是晴朗。微温的阳光远远照在赵天亮和周萍的身上。他们拎着行李,走到一个军队大院门前。

周萍望着站岗的门卫,怯怯地:“要不,我别去你家了,我还是回火车站去吧。”

赵天亮:“说好了的,我负责给你买票,你在我家住一天,不许变!”他说着,便一个人走进传达室。

传达室里,一位老者正拿着茶缸喝水,见赵天亮进来,有些惊喜:“嚯,我当

谁呢,这不是天亮嘛!淘小子回来探家了?”他朝窗外一看,“那姑娘是谁呀?

赵天亮:“战友。大爷,您跟门卫打声招呼,让我们进去。”

“战友?穿这么一身,你就以为你也是军人了?又没领章又没帽徽的,还战友!对象吧?”

“不是。真是战友。”

“不说实话,那我不替你打招呼。”

赵天亮无奈地:“好好好,是对象。”

赵天亮和周萍拎着行李走到赵家门前,赵父正在打太极拳。

他虽然看不见,却直觉地感到有人在看他,便立刻收住套路,转过身,腰板一挺问:“哪位在看我?”

赵天亮:“爸,是我。”

赵父惊喜地:“天亮?”

“对。”

赵父想起了什么,立刻收住脸上的笑容:“等等。这次是怎么回来的?”

“爸,连里批准了我的探亲假……”

赵父:“那好。你是兵团战士,我当过团长,要像部队里那样,正规点儿。”

“正规点儿?爸你什么意思?”

“在部队,战士见了团长,该怎么样?”

赵天亮看周萍,无奈苦笑,复看着父亲,不以为然地:“爸,那太可笑了吧?”

赵父:“那有什么可笑的?快点快点,要不不让你进家门!”

赵天亮只得敷衍地:“报告父亲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,太近了!退远点儿,要跑步到我跟前。”

赵天亮回头看了看周萍,无奈地后退。

周萍掩住嘴,几乎要笑出声来。

赵父凭感觉“望”着十几步外的儿子,大声喊:“来标准的啊,你小子是不是应付我,我凭感觉是会知道的。”

赵天亮跑步至父亲跟前,响亮地:“报告父亲同志,儿子赵天亮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归来探家,请允许迈入家门。”

赵父上前一步,紧紧拥抱儿子:“哈哈,老子终于又找回点儿团长的感觉

啦！儿子，你可两年多没回来了！我以为你记仇了，再也不回家了。”他边说边亲切地拍着赵天亮的背。

赵天亮：“爸，我还带回来一位战友，她是上海的，我得让她住在咱们家里，替她买到哪天的票她哪天才能走。”

“哦，怎么不早说！”赵父推开儿子，伸出一只手，热情而真诚地，“欢迎欢迎，握握手吧！”

周萍赶紧走上前，从棉手闷子中抽出小手，与赵父的大手握了一下，同时礼貌地：“伯父好……”

赵父立刻把手松开，皱起了眉，他走到一旁，低声然而严厉地：“天亮，过来！”

赵天亮走到父亲跟前。

赵父：“女的！怎么回事？”

赵天亮：“是啊，女战友，难道我们家只欢迎我的男战友，不欢迎我的女战友吗？”

赵父又扯着儿子走开几步，脸色阴沉下来：“别狡辩！你小子给我坦白交代，是不是搞上对象了？”

“不是对象，是爱人。”

赵父急了，几乎吼起来：“你小子还把人家搞怀孕了不成？！”

赵天亮也急了：“爸，你小声点儿行不行？这不是在家里，是在外边，让别人听到，传开了好吗？”

赵父：“嗨，你！”

周萍不安地看着站在远处的父子俩。

这时，赵母一手拿着脚垫，一手拿着笤帚，推开家门走了出来。她刚想清理一下脚垫，忽然看见儿子，丢下脚垫和笤帚，几步走过来搂住了儿子，激动地：“儿子，你可把妈想死了！”

赵父沉着脸。周萍低着头，不安地坐在椅子上。

赵母坐在赵天亮旁边，双手抓着儿子一只手，目光温柔地看着周萍：“小周，父母做什么工作？”

周萍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抬头求助地看着赵天亮。

赵天亮：“小周她妈妈也是医生，只不过不是军医，她爸爸……也在部队，只不过不是现役。妈你别老攥着我手，太不习惯了！”赵天亮从母亲手中抽出自己的手，转移话题地，“中午吃什么饭，我来做！”

赵母笑了：“这才早上九点多钟，你俩都没吃早饭吧？我去给你俩弄点儿吃的，先垫一垫。”

周萍：“伯母，别麻烦了，我不饿。天亮，我想……我还是走吧，我给你们带来太多的不方便了……”

周母：“那怎么行？不能走！票的事儿，让天亮负责。屋里热，快把衣服脱了！”她说着，走进厨房去了。

赵天亮走到周萍跟前，拉住她的手恳求：“听我妈的话，啊？今天是星期日，浴室晚上开放，你就不想好好洗一次澡吗？”

周萍被说服了，摘下围巾，开始脱棉袄。

赵父：“小周啊，如果你走了，最不高兴的可不是天亮，也不是他妈妈，而是我。那我会以为，我说了什么你不爱听的话，你挑理了。”

周萍：“伯父，那我就不走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嘛！”赵父变得热情起来，“刚才天亮也没说明白，你父亲具体在部队做什么工作？”

周萍又一愣，再次看赵天亮。

赵天亮：“我刚才没说明白吗？那，我就替小周说明白点儿。爸，小周这人呢，她在生人面前不太爱说话，她父亲，那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武术家，受聘于上海的特种部队，做擒拿教练，虽然不是现役，但享受正师级待遇呢！”

周萍对赵天亮不满地摇头。

赵父：“哦？小周啊，那你……武术方面，是不是也会几手啊？”

赵天亮：“爸，想跟她学两招是吧？”

“对对，学两招，没事儿练练，强身健体嘛！太极拳动作太缓慢了，像我这种急性子，打着总觉得不过瘾。”

赵天亮替周萍解围：“您看不见，她就是想教，您也没法学呀！”

周萍：“大伯，别听他的，我一招儿也不会。”

赵父：“你不是谦虚吧？我常听人家说，武术界里，有家传真功夫的，轻易

不显露。”

“伯父，我真的不会。”

“小周啊，到厨房来帮我一下。”幸好这时赵母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，周萍借机起身走进厨房。

赵父让赵天亮坐到了他的身旁耳语：“我喜欢武术人家的女儿，也能接受话不多的姑娘。既然已经对上了，那就继续对下去吧。但是，如果弄出了什么麻烦，必须老老实实地向你妈交代！她毕竟是医生，肯定能替你们排忧解难，明白？”

赵天亮：“明白，明白。可是我发誓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交代的……”

赵天亮拎着个小袋子，在大院里的公共洗浴门口等周萍。周萍头上包着毛巾从女浴室走了出来。

赵天亮：“我拿着盆儿。”

周萍把盆递给他：“不是叫你洗好了先回家嘛！”

赵天亮：“不等你还行！这院子挺大，怕你找不到我家门了。”

“我还不至于那么不记道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真生你气了。”

赵天亮：“我早看出来，也知道为什么。”

周萍：“你怎么可以编出那么一套不着边际的谎话骗你父亲呢？而且还使我当时似乎认可了你的谎话。”

“谎话都是不着边际的，否则还叫谎话吗？似乎是一个不确定的词，对我的谎话，你既没有附合，也没有点头，所以不必觉得心里不安。我父亲信了，母亲也信了，他们都开始喜欢你了，这是最主要的。”

周萍突然站住，凝视着赵天亮：“反对！我虽然是‘黑五类’的女儿，可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，说谎骗人是可耻的行为之一。现在我都觉得我有点儿可耻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你别太往心里去了，行吗？”

赵天亮四顾无人，捧住周萍的脸吻了一下。

周萍这才微笑了。

赵天亮：“替你买到明天晚上的票了，也不谢谢我？”

周萍也四下看了看，反过来捧住赵天亮的脸，吻了他一下。

“今晚美美地在我家睡上一大觉，明天白天我陪你在北京各处玩玩，啊？”

周萍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周萍坐在赵家客厅的镜子前，赵母站在她身后，用吹风机为她吹头发。

赵母：“这东西还是托人从上海给我买来的呢。可是成了自己的了，却很少用了。”

周萍：“伯母，您对我真好。”

赵母将吹风机关了，放在桌上，拉着周萍坐到沙发上，语调暖暖地：“小周，我喜欢你。”

“伯母，我看出来了。”

“告诉我实话，你和天亮，你们不是一般的战友关系，对吧？”

周萍脸上微微发红，垂下目光，点了点头。

“天亮他对你好吗？有没有那种时候——他对你不讲道理，乱发脾气，明明委屈了你，伤了你的心还不肯主动认错？”

周萍微笑着摇头。

赵母：“以后，你回上海探家，从上海回兵团，这儿就是你的另一个家，啊？”

周萍不由自主地偎入赵母怀里：“伯母，我会的……”

赵母：“天亮他爸性子不太好，一个带过兵，冲锋陷阵地打过仗的人，双目失明了，整天大闲人似的待在家里，还享受着部队里的种种光荣待遇，他感到内疚。所以呢，以后熟了，说不定他也有跟你发火的时候，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啊？”

周萍：“伯母，我记住了，您放心吧。”她眼睛里已经盈泪欲滴。赵母对她的这番爱护，让她更加不愿成为赵天亮人生的负累了。

房门开关的声音让周萍与赵母分开了，赵天亮和父亲先后走进来。

赵母问他们：“你们到哪儿散步去了，这么半天？”

赵天亮手背在身后：“我爸说走远点儿，为的是给小周买到一种她可能没吃过的东西。”

赵母：“都是中国人，能有什么咱们吃过，人家没吃过的东西？”

赵天亮将背着的双手伸了出来，两只手各拿了一支大糖葫芦。他将一支递向周萍。

赵天亮问周萍：“吃过我们北京的大糖葫芦吗？”

周萍：“没吃过，但听说过。你怎么不给伯母也买一支？”

“给他妈买，那得花我钱，要不好人都让他做了。”赵父也将双手从背后伸了出来，他的两只手上也各拿一支大糖葫芦。

赵母：“我想他们父子俩心里也不能没有我嘛！”

赵父：“那不是忘恩负义吗？”说着，把手里的一支糖葫芦递了过去。

待赵母从赵父手中接过了一支糖葫芦，周萍才也从赵天亮手中接过一支。

赵天亮：“过了北京，往南就见不着糖葫芦了。”

他待周萍咬下一颗，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周萍幸福地笑着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夜深了。赵家的几间屋子都熄灯了，赵天亮在客厅沙发上酣实地睡着。赵父赵母也已上床，赵母在台灯下织毛衣。

赵父问赵母：“那小周，长得怎么样啊？”

赵母：“很秀气，挺漂亮的，性格也很文静。”

“那我能感觉出来。”

“没想到，咱们天亮这么有眼光。哎，你可不许给搅黄了啊！”

赵父：“我是那么不好的父亲吗？”

赵母：“你以为你是位好父亲啊？曙光和晓兰的事，你不是一直坚决反对吗？”

“两码事儿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可，你没觉得那姑娘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”

“你这什么话！”

“我是说……”赵父迟疑道，“她……你没看出她怀孕的样子吧？”

赵母赶紧丢下手里的针线，捂住了赵父的嘴。

赵母：“小声点儿！你胡说些什么呀你！”

等赵母的手放下了，赵父小声说：“早上，你没出门的时候，我逼问天亮，小周是不是他对象，你猜天亮怎么说？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‘不是对象，是爱人’。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赵母：“是啊，这话不是现在该说的话呀。”

赵父：“就是嘛，未婚，那就不能叫爱人。既然都叫爱人了，那就证明他们……很可能已经有过那种关系了。”

赵母瞪大眼睛，不太愿意相信：“不会吧？”

“以他们现在的情况，万一哪天小周真的肚子大了，纸包不住火了，瞒不过人眼了，那天亮又得受处分。他可刚解除了处分。”

赵母无心织毛衣了，把针线放枕旁，忧虑地：“依你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反正我挺喜欢那姑娘的，即使出了那事儿，我也愿意她成了我的小儿媳妇！”

赵父：“所以，你要及早关心他们嘛！该问的，那就得问。该掌握的情况，那就得做到心里有数。该及时加以指导，给出解决办法的，那就得当面锣，对面鼓，把利害关系给他们说清楚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是孩子，有的事会不好意思。而我们是大人，是家长，你又是医生，那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

赵母眼睛定定地看着搁在枕边的毛线。

赵父：“不知道他们兵团对知青有什么纪律约束，在正规部队，如果一个男兵把一个女兵肚子搞大了，那毫不留情，废话别说，立马脱军装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即使就差几天该复员了，以前几年的兵也白当了。”

赵母：“还真是不好问啊！”

“她可是明天晚上就走，要问就得抓紧问。”

“那也得有个机会不是吗？再说人家姑娘走了，我问咱们儿子不一样嘛！真那样了，又不是人家姑娘一个人做得了的事儿。”

赵父：“我看你从天亮口中是掏不出什么真实情报的，我觉得他是越来越有蔫主意了。”

周萍在赵天亮的房间里也睡得正香。在梦里，她和赵天亮是芭蕾舞《天鹅湖》中的王子和天鹅公主。正在他们幸福地幽会之际，蝙蝠王出现了，他用魔法定住周萍，让她动弹不得。蝙蝠王将她推倒在地，步步向她逼近……

周萍猛然从梦中惊醒。她睁大双眼，喘着粗气，凝视着房间的天花板，难以入眠。听到客厅里传来了赵天亮的鼾声，她又坐起来，轻轻下了床，走到小

屋门口，贴着墙，深情地望着沙发上的赵天亮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到小屋里，拉开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了纸和笔，坐在桌边写起信来：

伯父，伯母：

我并不愿对你们隐瞒什么，可是看起来，我仿佛欺骗了你们……

第二天清早刚起来，赵母已经准备好早饭了。周萍来到桌边，赵天亮为她盛了一大碗豆浆，放在她面前。周萍看到豆浆，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。

周萍：“天亮，我不喝豆浆，这一碗你喝吧。”她轻轻将那一碗豆浆推至赵天亮面前。

赵天亮：“喝吧，甜的。”

周萍仍旧摇头。

赵母：“小周，真对不起，没想到你不喝豆浆。早上我一懒，也没煮粥，出去买了点儿现成的。”

“伯母，我喝点儿开水就行。”

周萍微微一笑，起身自己去倒开水。

赵家三口面面相觑，心里都挺疑惑。

周萍端一杯水回到桌旁坐下，也歉意地：“伯母，别把我当客人。在家里的时候，早饭前我也习惯于喝一杯白开水。”

赵天亮：“那，就只有你喝你的白开水，我们喝我们的豆浆喽！”他端起碗，喝水似的，咕嘟有声地一饮而尽。

周萍看着他，脸色忽然一变，赶紧双手捂嘴跑入卫生间。卫生间传出她的呕吐声。

赵天亮赶紧放下碗，跑到卫生间门口，轻抚她的后背：“怎么了？”

周萍却将他推开，把卫生间的门从里面反锁上。

赵天亮隔门焦急地问：“周萍，没事儿吧？”

周萍背靠着门，喘息地：“没事儿……真对不起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一阵呕吐感又袭来，她急忙向着马桶弯下腰去。

周萍用水盆里的水猛洗了几把脸，她抬起头，镜子里的自己面色苍白，额